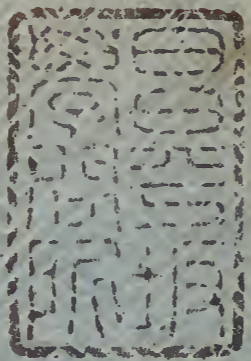


淮海集

卅五之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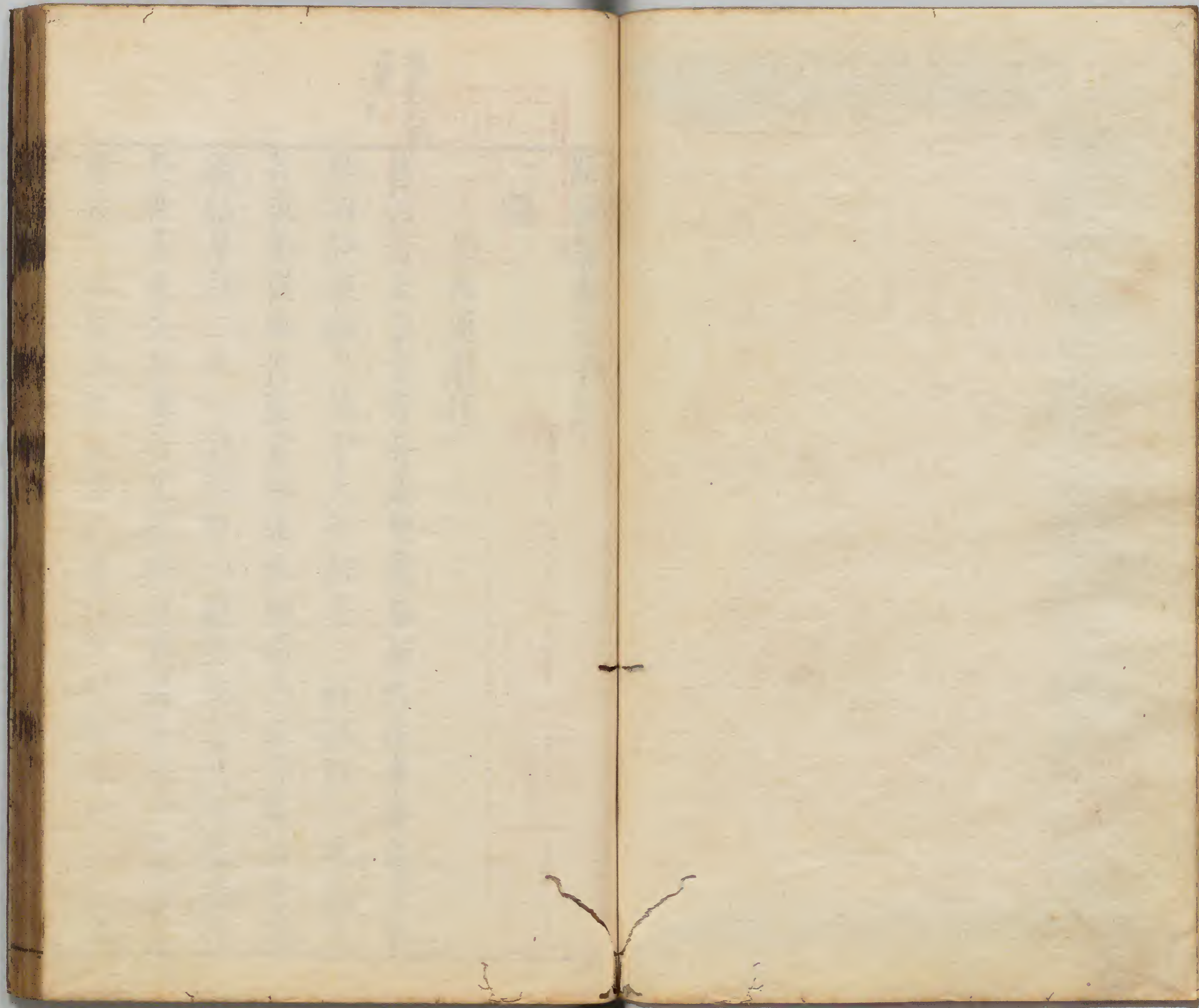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四	七	五	
一	四	七	五	
六	一	七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五	四	書	
函	七		
一	五		
架	六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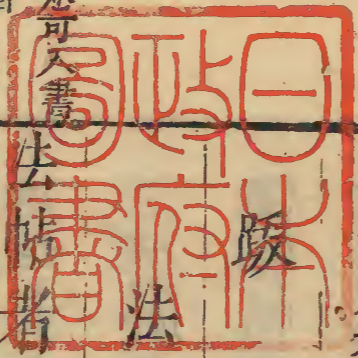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75	
冊數	6 (5)		
函號	315	73	





淮海集卷三十五

通卷可入書
法譜



法帖通解序

淺草文庫



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
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
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
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徃徃自爲別本矣今可見者
潭絳二郡劉丞相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

淮海集卷三十五

宗將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爲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秘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僞蹟濫廁其間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枝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與嗣文也豈得爲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

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爲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而說者或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爲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

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鬲彛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羲書佐書繆篆鳥書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覲嘗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在三字不維轉

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揚其書以傳、至大曆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効爲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况依倣爲之者歟。

史籀李斯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爲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爲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人程邈得罪繫寧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爲善出邈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匏隸書等凡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間里之師并爲倉頡篇而籀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爲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爲秦人書

鍾繇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問孫集賢思恭云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三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爲非真焉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真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芝僕以爲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爲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栢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前世善書者蓋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謂公論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

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如一未至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爲可學孰爲不可學者自古以藝自名家至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爲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露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竇蒙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爲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竒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一僧以貲得度未嘗誦經聞有書

生欲苦之請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牛曰
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卒爲所困卽誣生曰君今日
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
房間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
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
瞪目熟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絕倒今圖中諸公
了無醉態而橫被沉湎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爲不
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論亦將以醉見
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博雅君子
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酪酏邪圖中諸客洎
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叙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使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
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
統丞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
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發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
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禊褉於山陰之蘭
亭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

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畱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爲比丘。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辨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稱薦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爲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

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淮海集卷三十六

行狀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
食采於于爲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爲閬州刺史
歿于官子孫家焉遂爲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
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
祖也曾祖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爲蜀
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

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
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
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叅軍慶曆中天下
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
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
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
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公爲縣又嘗攝婺源
其治皆爲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
伊闕縣事遷祕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左
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菓
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亦罷其風
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外郎賜五
品服英宗初爲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橫置未宜
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乞
妙選賢德以爲宮僚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夕
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番休宿衛
覃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郊帥永興辟公
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

田郎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卽位
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
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
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
監司以督姦閱守宰以求治慎遷易以去弊重根本
以圖固復選舉以澄源申武備以警姦治軍旅以除
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師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
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
淫上愛其文出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

陶王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
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爲
三司使又奏爲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
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爲翰林學士以應詔除利州路
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
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執政乃不敢言王
荆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爲憂患者一可
爲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槩舉又
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賈生之才西方議

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堠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公以劔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劔南者舉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以四十萬緡爲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爲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取卽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強與之邪歲滿有旨再任及罷又畱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事周永懿

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具得其姦
賊卽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衡州初
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爲守至是公
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懿
之弊又言劔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
文法宜各置令專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爲定制其他
深計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
餘年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
可變也蓋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
別之公奉使九年閱爲名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
而公平心處之鄉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
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爲三難云移京東西路
轉運副使過關陞見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
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公移檄諸郡具爲科條所以
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往
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行兗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
歸納惟梁山張澤兩灤夏秋霖潦猶能爲害矧縱大
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爲魚乎乃作議河一篇

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贏不相通和詔復合爲一路升公爲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還賜對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爲朝散大夫方在譴中又聞故吏以賕敗者或勸公宜懲前事自陳公曰吾專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保其往耶然旣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爲自全計卒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宮三人相得歡甚搢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是拜溫公爲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爲京東轉運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遂勾當公事之刻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賊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瀕海州郡爲禮不煩朝

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闔越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
爲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
王荆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勲德終始天下
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
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
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諫議大夫旣拜命卽以辯邪
正之說爲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又
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爲艱宜許六曹
寺監長史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
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
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爲得自
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卽爲官戶免
役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
宜依進納官例充役如故須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
官直廬不得與東兩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
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遞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
之閱視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訓
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

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故正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名人數以抑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統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瀘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以息異議

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俞章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夏五月辛未終于州寢享年六十有九累勲柱國賜爵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爲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性自小官以至忝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爲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騫於功利更其素守者多矣公

淮海集 卷三十六
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爲正人晚
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
世之務畧盡嗚呼使公不疾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
勲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爲諫官供奉仗內言
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官
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
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其門者後皆
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爲詩與
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
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
及讀公元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
曰學足以邇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
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
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傳二十卷
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
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
寺太祝潘之女恭儉婉孌治家有法封某君前公一
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頡河南府偃師縣尉群鳳州司

法參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
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氏
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崧孫女二
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子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
內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穎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頡以書走
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遇最厚
又嘗辱薦於朝議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
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
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姓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秦州興化人遠祖湘自
興化徙揚州之高郵家焉湘生嗣嗣生亮亮於君曾
祖也咸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
軍司理父格前通州司戶參軍參軍磊落豪縱不耐
細務自司理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旣右族金錢邸
第甲於一鄉公私歛施交錯重複君操其綱維批贅
補隙抉剔貪負日縱月收市筭么麼無所遺漏於是

滄海集 卷三十一
一
參軍以爲能謂所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熙
寧某年以入粟試將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
潭州寧鄉主簿皆非其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
未進不以輒嘗待昆弟族人一主於恩義叔父某爲
不悅者所構刺史惑之會有人誣君笞殺家奴刺史
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曰罪緣某不繇叔也
榜勸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爲請於刺史得脫友人以
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過也卽爲買田出
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其可見者
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甚衆而
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寬厚給
使阜隸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於甚
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繇此見
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頗涉傳記陰陽醫藥
筭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侶處士
杖屨相從蔬食清淡爲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
實熙寧八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一初娶張氏
有賢德前君若干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竒君病殆

時至取毒藥自引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刑諸家者也子男五人曰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初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嘆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明不幸以多貲之故士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泯滅盍爲我圖之余旣相與泣下因掇其尤著白者爲行狀以俟夫自信之君子

考而誌焉

蔡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之妻而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有才藝父母獨竒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事舅姑孝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爲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卽環館奪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日而夫死

爲夫之喪三年舅之喪又三年若爲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迺過乎且環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居夫人悲哀迫不得已遂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郵人號佳士所與遊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旣得賢夫所爲益進宗族甚重之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辱也矧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決矣因不食潛使一媪市砒霜給曰吾侍君疾將佩之以壓惡氣媪爲市與之遂以自服家人大驚亟求解樂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趨使持去強之終不肯下徐君沒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卒之日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女者歟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卓犖斬斬不爲兒女事旣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贍金繒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旣死篋中索然徐君前娶張氏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一女而已旣撫諸子猶已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如已母故其卒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云仲兄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

海海集 卷三十一 十三
屢來因得訊夫人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温州永嘉人也。在襁褓中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勤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爲之依歸。藝行日進。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肄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有游方之志。卽辭社主去。遍參知識。

所至處。延居。上游最後見達觀禪師。曇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從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襲賓主之事。自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或雜以鬼瑣談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輒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文室。請達觀曰。爲人天師當

只說法奈何預以世俗間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矣
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領而不答師因此省悟至
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金陵
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金
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
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緇素因以狀詣郡守請
止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稟於朝廷郡守以自
部使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
禪師實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典

土木積八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盛冠絕淮海
者蓋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客至無虛日
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
數十里人迹罕至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
庭養猿鶴孔雀鸚鵡白鷗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
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
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
以未至爲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壁間而其卒章云
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果謝去復還金牛明

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十年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師素厚刁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北轉海門遇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雪竇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卽以某月丁未葬師下金牛之西壠累墳遂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

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中不入丈室雅性樂施行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歸之又多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間居絕口不掛事事雖交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納奏賜紫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剎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

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禪耄典記以自見云謹

狀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輿

所施宅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

廢乾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朝因之其山一名寶

林一名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輒應事

見圖記熙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

給事中集賢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址而歎

悼之於是郡之衣冠縉素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

故寺公為具其事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以明年

三月興工復率僚屬親至其上勸勞之眾皆感激思

奮奔走承事下至刮摩塼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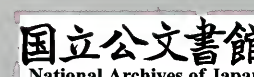
各以財力施其制蓋即山巔為多寶塔塔有環屋其

北為羅漢殿殿旁如塔之制其南降而夷山腹為法

堂法堂之東為寢堂又東為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

為佛大殿殿有兩廉以達于東西序前為三門其左

則鍾樓幡刹厨庫之所相望也其右則轉輪經藏僧



淮海集 卷三十六
堂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甃以方甃，未踰再期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仰瞻歎，疑有神鬼相之。凡吳越之間塔廟以火廢者，其復未有如寶林之遽者也。蓋越之城南左右數十里，疾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率其左右之山，因鑑水，謁于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爲主客者，凡三山：臥龍、寶林、戢山也。臥龍爲郡守所治，而戢山少東不能正受秦望之謁。是越之形勢自臥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如此，宜其廢不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

房曲道各自爲家，山川之勝蔽虧隔闕者十六七。而前世詞臣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已。見於篇章，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岸巾憑几而盡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廢，豈非所以爲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至其上，顧謂觀曰：寶林之中興，天也。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掩抑不少槩。見於世前日，賜號華爲十方集賢孫。公旣爲之記矣，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見吾事者也。盍撫厥實以請。

庶幾二集賢之文相與傳於無窮不亦偉歟觀承命
掇其大槩并公之意而次之號曰寶林事實以獻諸
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鈎播物難酬塊北之恩墜露增流以致眇微之意
前件物山澤所寶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
庭之貢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
聞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
當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
其多有至五穗者甚多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
豐熟亦未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
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應
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
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駟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仕宦

所至皆有能聲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
不言伏望聖朝特賜考察擢充臺省清要任使

淮海集卷三十七

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此汲汲
焉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
矣而脂韋汨沒德不加充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於
常人者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
人之友喬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
公齒及名氏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

賤獲見知於宰相。此古人所以書函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遇。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之。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爲凡蔣邢茅胙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具舉，吏民勅職，夷狄實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逮承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所。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養嚴却客踈士，固於盛致未可云損。然猶區區訪諏發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况盛德尊行，魁竒雋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

思天下所謂盛德尊行魁竒雋偉之才抱能而不試
已用而未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
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天之所
以報王氏之子孫者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
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
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

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巋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
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
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
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
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
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
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
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牒
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

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
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
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
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馱馱驅通道上峻
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
之士如豆豉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
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妄嘗
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
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
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顯術足以偶事物
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閤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
閤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
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
服役之後求備掃洒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
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
幸閤下來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
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贊諸下執事又述
其願見之說爲書先焉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

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閭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然某亦非學矣。此言不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敝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揜。事左而身益困。每觀今時。偶變殺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饑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劔工之惑。劔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胸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

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猥賜薦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爲可信也。古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後之君子。况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句句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會閣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畧而陳之并以近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閣下道德文章爲一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駑驂蹇服知所趣向不繆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不肖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陋又學習迂濶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款於縉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遊從之間得其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私怪以爲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履舄也竊觀今之士子裁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千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爲介紹談說道真以爲贊獻善詞令以干謁者俛理色以叩關人冒汗恐耻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袂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閣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贊納不前謁者未嘗知名閣人莫識其面而閣下獨見其骯髒之文以爲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嗚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閣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閣下可謂無

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聞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閒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畧陳固陋，并近所爲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閣下旣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溉以茂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間踈賤而教之以書，使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閣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烹牛而不鹹，敗所爲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以爲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爲溫，入心則爲熱，入肺則爲清，入腎則爲寒，入脾則爲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

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
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則先歸於心久而不
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理也眼疾之生本
於肝之熱肝與心爲子母夫心爲子肝爲母心火也
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火今病本
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火救火
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病其過也
適所以爲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藥
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一
剪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
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
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
一旦蒙擯絕則內傷先人之聞上負門下之義死不
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寔深
論報無緣愧懼茲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
日隔之踈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

主人惟此樂
死勢位富
不與焉

者之說閣下之門由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門下于
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
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紹有侯門墻希望明公一
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以聲聞過情深爲同進所
忌閉關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
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克賦乃知君子之所
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
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菓不減於淮海士
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但創置之
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朕已來于乞營繕
殆無須臾之閑久不獲進左右之間緣此故也伏望
垂悉幸甚

自承拜命卽欲致左右之間屬守將驟易日迫賤事
乃爾後時皇恐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
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
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况如觀者
自先舍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爲慶慰何可勝言
引領門仞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云言不煩

早年擁篲。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其耆滿國。其美非徒。

淮海集卷三十八

記

御書手詔記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為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畧使三年四月環州肅遠寨慕家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眾夏人承命震恐以其眾歸初慕羌之叛也

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卽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錄其脇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皆原之既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爲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廼爾耶臣以爲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爲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俞次臯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陰樹趺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塵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

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兩猊花獻者。四人。受徃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三牛謁者。五人。受胡輸驢者。七人。受胡從。兩橐駝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爲犀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蟒上者。一人。背樹矚山鵲者。六人。注猱升者。仰鳳集者。閱麋鹿者。各四人。俛伏獬者。翫舞鶴者。各五人。擷齒昔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絞衣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洗屨者。後洗而納屨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爲削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旣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二人。贊者。三人。芒屨檐笠而歸者。三人。束裝而

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跏趺欵欠杖柱笠負數珠
白紉山曲水隈塗覲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
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迫險俛
瞰仰睇直視轉盼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
八輩合一百三十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
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猊象者
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
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挺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福
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室主荼奩荷策持
餅與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送
齋書鱗身鳥喙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
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
犀象挈筐篚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
九鳥獸有鳳鶴鵠烏龍虎犀象獅子馬牛橐駝蟠蟒
戲猊猿猱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爲主故號五百
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
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
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有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

隨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可成非率然而爲之決也余家旣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叙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卽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卽其畫哉姑致叙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翠巖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基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

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寘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淞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

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澗。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悼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脇，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脇，以虧踈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辯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卽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

遷壯如淞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
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
又何以加於此盍為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
井辯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
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
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
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

疑是東坡作

幽絕

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
飲之自普寧經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
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始非人間有也
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開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
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
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開軒去
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

淮海集 卷三十一
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莽蒼而佃橫清冷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畧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閭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厠麋鹿之遊竊爲君不取也乃爲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斃雲爲雨兮水爲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爲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間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旣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冲老廬於殯側數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盖附土而出者數本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傳髹彤余撫而歎曰

天下之物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下芟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學士大夫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徙之不可，時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激而升者為想濁污而墮者為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為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為何物？已而歎曰：竒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惟其語宏博，瓌竒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

而囑余爲記。余旣論次其事，遂追䟽浮屠之語，而并載之。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爲南都教授。曼老名節，孫前參海陵軍，沖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予其爲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鱗，從古相傳以爲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爲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耻之。故天下號汝南爲名氏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阯無

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爲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爲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以宣布教化故盛德尊行魁竒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爲省各郎作時膚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爲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興廬于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元以爲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北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爲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驥云元祐八年四月吉日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耻言鈎距惠文之事凡

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註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予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給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疏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羸材新驛候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瘡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群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謂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憇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斯城

淮海集 卷三十一
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卽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卽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蒞官行已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祠記云

勅書獎諭記

代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

盜發陳蔡穎之間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慄悍善鬪其渠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劫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爲囊橐通行饋食捕盜言以故稀復遇問遇之又輒爲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壽都巡御史素戰不勝其子死之奔仙居縣尉朱記吏卒死傷甚衆旣而引還陳蔡穎之間復擾於是有人旨合京西南北部使者督捕移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渭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供職錢六十萬餘黨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諸捕

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夜不解甲而賊衆詭秘
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旣陰布耳目察其所在又預
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謀知其區處而諸屯皆遠不可
遽召於是令權節度推官翟元衡統所募兵夜從間
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妻等六級
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李曲殲其衆
遜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居
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
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

猶未至奏却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頴之間
安堵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勅書獎諭臣竊惟二聖臨
御以來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菑害絕息臣
於此時幸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效遽賜褒嘉承
命震驚榮懼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
論次其事而并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
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

曰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
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
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
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
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曰
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
止焉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
龐眉老僧主之應客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
如其貌盖有道者也又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

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
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
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曰
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
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爲八方
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其中晨夜不
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
愈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
沸井卽此泉也噫泉之爲湯者衆矣彼汝水驪山嘗

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䟽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旣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三日，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曠，望建業江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巖峯岑，不可窮竟。門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嚙其趾，蓋以乳石而鼠家其實。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若有特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鼻口呀而齧露，其限牙橫逆，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

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闕於龕巖，復絕人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云景夕還。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崦中隱者陳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陁，前有小澗，涓涓而流，藩以齊篠，閣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泛篠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巽嚮而望，自定山轉而西服，光霽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矗立，姤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効履。鳥之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居之。故蔑有聞者是庵始基也。爲賢士大夫所矚及，成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湯泉之事，旣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求仁謁項羽祠，飲繫

淮海集 卷三十一
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憇于虛樂亭復還惠濟翌
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
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三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
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暝春
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勝計。
鳴戲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來會
于高郵追叙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之
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
以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卷三十八終

淮海集卷二十九

序

俞紫芝字序

余昔游王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
靈芝焉生乎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
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顏
緝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
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
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爲未

淮海集 卷三十一
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爲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爲宗道人以無本爲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已也不知有已所以失已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已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已已物不二謂之真一夫是謂以有本爲宗天下皆知有僞所以喪真也不知有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僞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僞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爲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卽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笥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說爲序贈焉

曹號州詩序

號爲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爲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爲屬和於是亭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初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且其卒章之意欲因某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爲我序之余曰木不能蠶空託泰山則于青雲人不能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號者多矣而劉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號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號竊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守號之樂爲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蓋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

海濱集 卷三十九 三
慰士大夫之論毋爲水池竹林之所畱也傳曰懷與
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謂子方慎之謂子方慎之謂子方慎之
逆旅集序逆旅集序
余聞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
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
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
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
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
卜鑿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
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
適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
山林唯其木而已魚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
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
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憊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
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
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
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
安知彼之純不爲駁而吾之駁不爲純乎且萬物歷

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歸于一源。吾方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捨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爲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旣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徃徃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

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
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
宋爲南兖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
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
以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
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寔今之廣
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
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
得而不錄也旣成公又屬某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
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
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
公其登進士第也爲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爲鄰國又
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爲厚而山川
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
集賢林公旣爲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
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爲盛事以後見爲耻或曰昔

淮海集 卷三十九
之業詩者必竒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
平夷渾厚不事才巧而爲世貴重如此何邪切嘗以
爲激者辭溢夸者辭滯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
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富故
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
鮑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
也某旣獲覩盛德之事爲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
以遺越人使鑿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爲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
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柟竹箭之上枕帶乎藻
苕芙蓉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
他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爲一郡佳處蓋府第之
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
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二卿樂安蔣公嘗
以山富草木樵蘇所採爲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
田於豪奪爲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淫祠分湖之
別派覆以締構爲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

山自然之觀始深密空明不復爲人力所敗聞山水間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嘆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子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况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薙以時秀甲珍牙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蘩具舟艦與民共遊而樂之復爲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而樂安之從子全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顯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覲逢輒嫚罵索

此種真率文字
字古人往往

多見然無筆
致最易近便
勿視為易

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為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今適節之僚壻為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款小扉。叱奴使通。即自褫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竒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脂韋泊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當為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

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已余病弗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爲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叙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侗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註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爲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爲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唯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慶弔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

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奪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勾勾而易其行於斯言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迺以副本來屬予爲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嘆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

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竒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耶邵氏之祖考

旣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矣
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玉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乘乘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卽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上卽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

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种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羌獄上書訟寃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卽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爲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逸事然范純仁爲時名卿宜審

治所以遺吏者政恐有差誤耳卽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不悅及考核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爲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

意亦竟罷去繇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日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姦始終巧請至於抵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平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以舊聞并以嘗所感嘆者爲序贈之

淮海集卷三十九終

淮海集卷三十一 十四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淮海集卷四十一

哀挽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
正親扶暘谷日車升班行尚想延和殿羽衛俄趨永
厚陵洛水嵩峯宵漢外百官西望涕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宮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
政思齊千古遂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丞嘗卽
治隆欲叙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奕葉貂蟬後宗姻樂靜間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
山舊像瞻榆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閱水不復更
西還
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真內人歸賙盛挽者轉哀
新鸞詔初乾墨魚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
蒼珉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
漕葛巾羽扇被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
豆中詔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訃西來上爲驚王帳笑談成昨
夢錦囊書札見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鎧馬還歸細
柳營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下粲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孺忽歎餘艤以極旋八尺衣冠成繪
事百年風誼列幽鐫銘旌暮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
玉天遙想葬期豪傑會高車連軫駐新阡

永壽縣君挽詞二首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初大椿宜更壽流水遽焉
如鸞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
幽墟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群
仙素幔傷秋泛青缸慘夜船玉峰歸葬處木拱鴈
連天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恟氣鬱而四塞兮

興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
生我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筆子爵
而鄒封逮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
績著兮考蹇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
好修既輕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
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宵
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楊馬使先路
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
展來遲而去速兮固前終以跋蹇方盤礴而上征兮

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卽商墟而賜環紬
 史諫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章絕而復作兮世
 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
 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
 哀而卽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年
 不斯須兮適電滅而焱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縉紳
 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
 修阻兮曾莫莫乎酒漿悲填膺而第鬱兮聊自記於
 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真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
 又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
 自操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忒
 兮懼禍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俎
 痛平素之偕處兮忍此奄奄而發居瀝哀血以自誓
 兮其餌毒而捐軀佩珠玉以死真兮固衆女之所唾
 曷卓越以不顧兮棄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強有兮信
 天資之所開要反心以內省兮豈或售乎人知嗟三

清疏流利不
 事細續似實
 喪沙

晨之未泱兮。遂俱遊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
並遊。日黃昏而不見兮。庭室窈其無人。惟哀風以歸
來兮。動素幔之瞻瞻。何平生之款密兮。遽音聲之不
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
喻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觀以增慟兮。涕漬血而洒
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旣然。精魄忽其不
駐兮。惟修名之可延。忍錄錄以寓世兮。信烈者之所
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厚。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
風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子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弊。議折董宏
非。遷謫生華髮。騫騰上紫薇。又騎箕尾去。朝野涕
空揮。
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仇。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
休。二品追褒峻。千金賻恤優。搢紳終有恨。王駿不
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舉西州士來為邦國華藝文允爾雅經術自名家正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獨歲龍蛇

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有謚國史可無書舊室懸蛛網遺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

追惟獻歲發春間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識魂兮應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祿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案頭塵滿校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 錢穆夫人

相閣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鳥悲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二首

報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動融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

淮海集卷四十一
戚里薨者舊哀榮世未如祿加三事袞奠致兩宮
輿鹵簿前衢隘歌鍾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
庭除

孫萃老挽詞四首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疴反故園壺遂暮年非不
遇人生到此可忘言

不共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

處處有房祠

石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

少盡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

在慟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鬢毛班追述先儒伯仲間誰請尚書重給
札盡抄遺藁入名山

崢嶸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
者淚霑毫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

別陰風一夜攪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棲棲。一生勤苦成何事。只得銘旌數尺題。

滕達道挽詞二首

早歲峩冠侍冕旒。白頭淹卹外諸侯。篋中尚有東風草。塞下曾無北顧憂。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夜山清話雨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劔懸。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潛然。

自作挽詞

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藉黃金閨。竒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縑。

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問所

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問所
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問所
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問所

文化幸未



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